



2007年12月21日 星期五

精品文摘

第 72 期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17

ZHENGZHOU DAILY SPECIAL COLLECTION

当两人喝到第 20 杯时，希特勒撑不住了，虽然嘴上还在说：“我可以输给德国或者欧洲的任何一个人，但我绝对不能输给一个中国人。”可他的脚已经不听使唤，一个踉跄跌坐在椅子上，最后被手下人抬出了酒店。在场的各国外交官们发出一阵哄笑，纳粹党的其他党魁都面红耳赤。后来据希特勒的部下说，直到第二天上午，希特勒还未完全清醒过来。

灌醉希特勒的中国外交官

1932年8月初的一天，柏林一家豪华酒店灯火辉煌，高朋满座，德国政府在这里举行盛大的酒会，受邀者中有各国的驻德使节、德国政府要员以及各大政党领袖。

在所有来宾中，有一个人最为引人注目，他就是纳粹党党魁阿道夫·希特勒。由于纳粹党在 1932 年 7 月底的国会选举中获胜，一举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希特勒也随之成为德国政府未来首脑的热门人选。许多人希望通过这个机会和他结识，希特勒也面带微笑，俨然以未来政府的首脑自居，端着酒杯带着其他纳粹党魁挨桌向使节们敬酒。

当他走到一个身材高大、戴着眼镜的黄皮肤外交官面前时，那位外交官很礼貌地向希特勒介绍了自己：“党首阁下，我叫刘文岛，是中国驻德公使，很高兴能和您认识。”

一听这话，希特勒脸上的笑容随即凝固，之后慢慢消失了，代之以一种鄙夷的神情。众所周知，希特勒是一个狂热的种族主义者、大国沙文主义者，他对极贫极弱的中国，从来都是看不起的。德国当时虽然是一战时的战败国，但它正处在复苏的前夕，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在奉行“以德为师”的政策，蒋介石从德国进口了

大量的军事技术和装备，又花重金聘请德国将军担任军事顾问来训练自己的军队，他的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的作战计划，就是曾担任德国国防军司令的赛克特将军为其制订的，因此在希特勒眼里，德国是中国的恩人，而中国只是个低三下四乞求德国施舍和帮助的三流国家。

希特勒表情的变化引起了大家的关注，他身边的陪同人员忙向他做了个暗示，他这时才回过神来：这是外交场合，做事不能太露骨。于是，他挤出一点奸笑，勉强说了声：“很高兴认识你。”

按照外交习惯，刘文岛举起了酒杯祝酒道：“我到贵国已经一年了，今天这个机会千载难逢，特敬您一杯！”

出乎他的意料，希特勒居然充满敌意地紧盯着刘文岛，硬邦邦地回了一句：“你敬酒，我可以一干而尽，我敬你时，你能一口喝下去吗？”

众目睽睽之下，希特勒这样做是完全不顾外交礼仪，刻意给人难堪的，这下刘文岛恼了，他不动声色地端起酒杯：“好，干杯！”

希特勒满不在乎，碰杯后一饮而尽。德国人虽然平时喜欢喝啤酒，但在一些正规场合也喝烈酒助兴，这次

酒会上，大家喝的就是烈酒。两人干完了杯，刘文岛又倒了一杯，敬希特勒：“来，我再敬您一杯！”希特勒又满不在乎地一饮而尽。旁边的外交官们都看出了刘文岛的意图，大家悄悄地用微笑和眼神给他加油，就这样，刘文岛和希特勒你来我往，赌起酒来，别人劝都劝不住。喝着喝着，狂妄自负的希特勒开始犯起了嘀咕：眼前这个中国外交官看起来文质彬彬的，怎么这么能喝啊！

其实狂妄自大的希特勒太小看这个外交官了！刘文岛，字水清，湖北武穴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一期步兵科毕业，曾留学日本，参加过倒袁、北伐战争，当过学生领袖，做过职业军人。

当希特勒还在柏林流浪时，刘文岛已经是汉口特别市的市长了。刘文岛是军人外交官，陆军中将。在他之前，自清末以来，中国驻外使节都称公使，他在意大利任公使后，据理力争，将“公使”一职改为特命全权大使，从而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是一位外交场上的厉害人物，他不仅文采飞扬，政绩卓著，酒量亦是惊人。今天希特勒竟然不顾外交礼仪向他挑衅，他决心给希特勒一个教训！

当两人喝到第 20 杯时，希特勒撑不住了，虽然

嘴上还在说：“我可以输给德国或者欧洲的任何一个人，但我绝对不能输给一个中国人。”可他的脚已经不听使唤，一个踉跄跌坐在椅子上，最后被手下人抬出了酒店。在场的各国外交官们发出一阵哄笑，纳粹党的其他党魁都面红耳赤。后来据希特勒的部下说，直到第二天上午，希特勒还未完全清醒过来。但他以前在兴头上也饮烈性酒，但从未像今天这样醉过。

说也奇怪，之后希特勒再也没有如此豪饮过，等他第二年上台成为总理后，更是滴酒不沾了。他那样做是否和这次经历有关，不得而知。

刘文岛灌醉希特勒的故事在西方外交界流传甚广，但他却不愿过多谈论此事。一是因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和德国关系良好，要维护所在国领袖的体面；二是他认为在酒桌上逞能不是好汉，没必要要经常谈，这次灌醉希特勒，主要是为出口恶气，让这个狂人以后不要再小瞧中国人。

刘文岛一年后转任意大利公使，1937 年 11 月 8 日，意大利承认“满洲国”时，刘文岛奉命回国，结束了外交官生涯。

摘自《莫愁》

ZHENGZHOU DAILY

编辑 孙明道 电话 67655582 E-mail:zzwbwh1616@sina.com

曾经看过一部让我为之感动的电影，叫做《把爱传出去》。讲的是一个美国小男孩帮助了一个流浪汉，不要他的感谢，只要他许下诺言去帮助另一个需要帮助的人……

把爱传出去

李亚鹏

来港出差，住在港岛香格里拉 52 楼。

因为最近在北京拍戏的缘故，已经习惯了早起，不到七点就醒来了。也不想去叨扰隔壁的同伴，便一个人在屋里特意穿了睡袍，又很形式地冲了一杯咖啡，坐在这儿看窗外半山的景色，绿葱葱的山被薄雾笼罩着，绿葱葱的山长出许多高楼林立，香港的住宅楼大多又瘦又高，总让人担心会倒下来，不过还好，每次来它们都依然挺拔的立在那儿，让我的担心成为多余。房间内淡淡的背景音乐衬得窗外的景色更加安静，只是偶尔能看见红身灰顶的出租车在道路上爬行，只一下就又钻进了绿葱葱不见。

明天是嫣然天使基金正式成立的日子，距第一次从医生嘴中得知妈儿的问题已快了一年了。

这一年的事很多、很长，却又是如此清晰地出现在脑海里，坐在这儿，思绪飞扬：想到当时我和妻子用了一分钟做了不放弃的决

定。我问：“什么想法？”妻答：“就算被医生说中了，又怎么了。”我回：“那好吧。”此后我们便绝口不提；想到临近产期媒体围堵，我拉开车门冲下去，像一头愤怒的公牛，怒视，我只能怒视——还有更重要的事在等我；想到分娩那天我在等待，医生进来表情凝重“孩子有点问题”，我说：“严重吗？”她点头；想到我穿着医生的白大褂，戴着帽子和口罩拿着病历随一个护士走出电梯和等待在那儿的媒体擦肩而过去儿童监护病房看妈儿，她躺在那儿是那么安静，皮肤光滑完全不像初生的婴儿。

我隔着距离望着她，我听见自己的心在跳，正要离开时，她突然大哭，我回转身来对她她说：“妈儿，别哭了，你会没事的，相信爸爸。”她居然真的不哭了，旁边的护士倒开始抽泣起来；想到妻从昏迷中醒来，我搬了椅子坐在她床前，我说：“有件事……”她便问道：“严重吗？”我点头。我们握

手相望，朦胧，良久。想到妈儿满月那天我们乘机去美国，一路行程十七八个小时，妈儿一声都没哭，真乖；想到第一次去就诊，我抱着妈儿斜躺在躺椅上，她仰面向上，小脑袋躺在我的肩头，我两只手紧紧搂住她的手脚好让医生检查，妈儿在我的耳边嚎啕大哭，可我还得死死地按住她，我咬着牙努力地睁着眼睛看着窗外，护士拿纸巾帮我擦不知什么时候流出的眼泪，习惯而自然，大概每一个躺在这儿的父母都会如此吧；想到在博客里公开了妈儿的事儿后，我和妻把妈儿放在胸前的婴儿袋里大摇大摆地去逛街，那篇博客其实是写给我们的，好让我们能把真心的放下来，真的坦然；想到这几个月为慈善基金的事奔波，我们要把这件事坚持下去，当妈儿懂事的时候，希望她能听到唇腭裂会听到感冒一样稀松平常，给妈儿，也给所有和她一样的孩子创造一个好的成长环境……

两次理发

鲁迅站起身，照了照镜子。看到自己似乎被胡乱开垦过的发式，并没有动气，而是伸手从口袋里胡乱抓了一把钱，数都没数，就一把塞给了理发师，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

理发师赶紧数了数手里的钱，发现他多给了好几倍的钱，立马嘴巴一咧，简直笑开了花，心里还想着这人大概不是乞丐。过了一个多月以后，鲁迅又来

到这家理发店理发，理发师一眼就认出，他就是上回多给了好多钱的顾客，虽然鲁迅还是穿着随便，头发胡子也乱糟糟的，可是理发师这一次却对他非常客气，礼貌地请他坐下，小心翼翼地修剪他的头发，还不时地一问他的意见，剪了好半天，一直到鲁迅感到完全满意了，才放下剪子。鲁迅站起身，从口袋里往外掏钱。理发师

笑眯眯地等在一旁，谁知道鲁迅却很认真地把钱数了又数，最后连一个铜板也没有多给，理发师接过去，觉得很奇怪，就忍不住问他：“为什么你这次给的钱这么少呢？”

鲁迅笑着回答说：“先生，上一回你是胡乱地给我剪了头发，那我就胡乱地拿钱付给你。这一次，你很认真地给我剪头发，那我自然也要认真地付钱给你！”理发师一听这话，羞愧得不得了，脸腾地就红了，赶紧向鲁迅道歉。

摘自《小故事大道理》

恭喜你，您获得了诺贝尔奖……

每次诺贝尔奖公布前几分钟，评奖机构都会打电话通知获奖者。当电话中响起“恭喜你，您获得了诺贝尔奖”的那一刻，获奖者表现如何？又正在做什么呢？

1990 年的经济学奖得主威廉·夏普接到电话通知时，他不敢相信是真的，竟回答对方说：“你是

您获得了诺贝尔奖……

在开玩笑吧？”

1991 年，瑞士科学家里夏德·恩斯特在空中得知自己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当时他正在从莫斯科飞往纽约的途中，是机长将这一喜讯转告给他的。

德国的莱因哈德·赛

尔顿的运气实在很差，当评委会通知他获得了 1994 年经济学奖时，他正陪太太外出购物，电话无人接听。

1998 年的医学奖得主路易斯·伊格纳罗在接到电话时，要求对方“再说一遍”。

1999 年，德国的京特·格拉斯获知自己荣获文学奖时，正在牙医那里就诊，想必获奖的喜悦能帮助他抵消一些疼痛。

2005 年，澳大利亚科学家巴里·马歇尔得知自己获得医学奖时，正和朋友一起在酒馆喝啤酒。这可能是诺贝尔奖历史上庆祝的酒杯举得最快的一次。

摘自《泉州晚报》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说一句话都成了奢侈。我知道大家都很冷漠，明明在线，却都喜欢显示为离开状态，对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发来的问候充耳不闻。这几乎成了一种默契。

MSN：寻找在人群中的感觉

韩浩月

很好的聊天对象，通常加进来的朋友，说不到三五句从此便“沉默是金”了。

算来算去，MSN 用处最大的是同一办公室的同事互相传送稿子、文件和通知，相隔一个墙壁甚至背对背，有时候也用 MSN 交流，比如编秀小姑娘招呼吃饭，完全可以站在屋子中央大喊一声，可她偏偏也喜欢 MSN 群发一下消息通知。至于生活中的朋友，用 MSN 的机会更是少之又少，熟悉一点的会发个短信，再熟悉一点便打电话了。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MSN 上人满为患，但能偶尔说上几句话的人却少之又少。一些人在忙碌，一些人在离开，一些人在脱机，一些人已经几个月没有上线过一次。闲极无聊的时候，我会打开 MSN 界面，欣赏这里面人们的一些签名，那些光怪陆离的签名让人意识到，在一台台电脑的那端，有着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们中很少有人快乐，签名的内容总让人感到焦灼和郁闷的情绪在弥漫，如同列队走在拥挤的街道上，每个人手中都举着一个号码牌，上面写着两个相同的

字：孤独。

我知道大家都很忙，说一句话都成了奢侈。我知道大家都很冷漠，明明在线，却都喜欢显示为离开状态，对不知道从哪个角度发来的问候充耳不闻。这几乎成了一种默契。也许，我们在 MSN 上，只是为了找到一种在人群中的感觉。也许正因为如此，每次断线之后，大家才有莫名其妙恐慌的感觉，集体登录后的上线提示从右下角一直顶到了电脑屏幕的顶端，那种争先恐后，让人心酸。

摘自《新闻世界》

信任开花

原野

眼睛看他清澈的眼睛，说：“怎么会不相信？”

他脸红了，四处看，好像成了人物。接着，抓过一张纸，要把自己的铺号、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留给我。我说不行，10 元邮资不够，请他垫上。

他大声说：“会，我一定会。”

说着，我和山西作家吕新离开这里，继续看街景。可是我们迷路了，又转到这家店铺门前。小老板见我们，跑出门，说：“我马上就去邮局，刚才有事耽搁了，不好意思。”

我们说：“不是这个

意思，转回来了。”

我们转到另一条街，见小老板在一个案子上写什么，边上放着绛红的礼帽。他见我们更为吃惊，说：“前边就是邮局，你写的字我有些不认识，请人念一遍，抄下。”

我和吕新颇不自在，想说“我们并没有跟踪你、监视你，巧遇而已”，但说出口。吕新小声对我说：“咱俩看上去很危险。”

过了十多天，我继续在川西游历，接到外甥电话，他收到了帽子。

接电话时，脑海浮现

小老板的脸，十分真切。

在康定城，我还买了一尊木雕，一只玛瑙嘴的大烟枪，准备分送不同的人。我把钱、邮资和地址交给各位老板，包括一位面相诡异的老板，请他们帮我寄出。

后来，东西都收到了。

回想起来，这三位老板当时都显惊讶，或者说对别人的信任有一些意外。

我心里有数。做这件事并不是什么关于人性的试验，我的钱也没多到肆意而为的程度。我只是觉得这些东西一定会寄达目的地。

摘自《江门日报》

名流故事

萧军闻讯怒不可遏，提上铁头藤手杖。招呼儿子和女婿，赶去示威。他一头白发，威风凛凛像半截铁塔立在门前，一下子把素来凶悍的对方给“镇”住了。他对着那家人的大门较劲，铁头手杖把门窗玻璃砸了个稀巴烂。

萧军的“野性”和侠气

萧军性格狷介豪放、特立独行，既有习武之人的侠义精神，又不失文人的天真可爱。从东北到大后方，到红都延安，再回到东北老家，萧军一路走来，常遭人冷枪暗箭，常授人以把柄获得种种罪名，但萧军柔肠侠骨，一边紧握拳头，一边以笔为刀，左冲右突，不后悔也不彷徨。

萧军自幼丧母，缺少了母爱，又得不到父爱，自然养成了倔强自强而不逆来顺受的脾性。读高小时，他因反抗实行体罚和蛮不讲理、倚恃暴力斥骂学生的教员而被开除。有一次，他遭一个比他大的孩子欺负，竟用石头开了对方的脑袋。每次回了祸，都少不了遭父亲的通打骂，但他不告饶不逃跑。后来他跟人学习武术，父亲再打他，桀骜不驯的他不客气地与父对打。

萧军进东北陆军讲武堂学习，因为学堂等级森严，有许多不平等的条例，让不安分的他无法忍受，屡屡犯错，经常被打手板、关禁闭，仍不思悔改。临近毕业，又因打抱不平，他冲冠一怒，抡起手中铁锹向中队长劈去，遭遇开除。

为救萧红，在医院，萧军抓住不给治疗的医生，厉声吼道：“如果你今天医不好我的人，她要是死了，我会杀了你，杀了你的全家，杀了你们的院长，你们院长的全家，杀了你们这医院所有的人！”这一骂，那卑怯的医生不敢怠慢，赶快给萧红治疗，也成就了二人的文坛佳话。

萧军曾对人说：“在旧社会，我打架的次数比发表文章，我的稿费还多！那都是我用拳头写的文章。”比

如：他的《八月的乡村》出版不久，就遭到张春桥(狄克)和马烽的冷箭文章的挖苦和污蔑。萧军立即放言，要亲手狠揍这两个瘪三。随即，萧军下决斗战书，张春桥鼓动马烽应敌自己充证人。萧军带着半截铁棍去赴会，路上遇上聂甘弩，给夺下来了，要不张马二人非死即伤。果不其然，刚一交手，马烽便被干净利落地摔在地上。马烽不服气，刚爬起来就又给摔倒了。

作为旧世界叛逆者的青年萧军，自视为一块刺不烂砍不动的“滚刀肉”。非但砍不动，还要让钢刀卷刃，甲板崩裂！萧军这异类的性格，曾多遭人诟病，也有朋友劝他改改。

萧军曾问鲁迅先生：“我这野性要不要改？”

鲁迅先生很干脆地回答：“不改！”

听到先生的肯定，萧军更加坚定了无所畏惧的信念。

1936 年 10 月，萧军得知鲁迅先生突然逝世噩耗后立誓：鲁迅先生的死是一把刀——一把饥饿的刀！深深地插进了我们的胸膛；我们要用自己和敌人的血将它喂饱！我们要复仇和前进！

这位被人称颂的个人英雄，一个为了自己理想而活着的文人侠客，将自己桀骜、孤寂的灵魂毫无遮掩地暴露在命运主宰下，终于有了能够逃脱政治的急流旋涡。到了延安后，虽然得到毛泽东欣赏，但在新的社会秩序里，很难容忍萧军这样的角色。最初，萧军由于看不惯大家在“王实味事件”上的言行，本与此事无关的萧军主动为王实味仗义执言，

说对王实味的批判是“往脑袋上扣屎盆子”。他的这番话自然被汇报上去，也就成了萧军罪名加身的开始。而以后批判萧军时，“同情托派王实味”的帽子也戴了整整四十年。

后来，萧军在东北创办的《文化报》在群众中反响强烈，由于其理想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信条，萧军无论演讲与发表文章，都在宣扬“不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以至作为一个‘人’，全应有它的自尊心，不能够容忍任何外力加以侮辱和玷污”，“我没有权利把自己的思想、观点、认识以至主张强加于人”等等典型的“五四”式启蒙话语。1947 年夏，《生活报》和剧作家宋之的向萧军出示了“黄牌”。

可萧军仍然执迷不悟仗剑而行，以自己的思维去理解和反驳，根本意识不到自己真实的处境。接着下来的连续批判文章，对萧军及《文化报》进行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大规模声讨，且帽子一个比一个大。依萧军的大侠性格，哪肯善罢甘休，即起反击，什么“‘帽子满天飞’主义，全是封建社会、过去伪满以及国民党反动派的得意手法”呀，“欲使所有的人民钳舌闭口、俯首吞声，企图造成一无声的哈尔滨或解放区”等等，其结果是可想而知。此后，在全东北地区掀起了更加猛烈地“对于萧军反动思想和其他类似的反动思想的批判”。

十年动乱中，他再次被揪出来关押、批斗。许多时候，他就像一匹受伤的苍狗，虽然身上的伤口仍在滴血，但骨气、硬气、正气贯通血脉，步履依然矫健魁伟，眼睛依然英气逼人，对污泥浊水不屑一顾。

一日挨斗，被头目大骂：“牛鬼蛇神——站起来！”

萧军视若无闻，纹丝不动。立马有人上前动手拖他，他怒吼道，“谁上？你们敢动手动脚，我叫你们血染会场！”

这一声呐喊，一下子震慑住了批斗他的所有人，谁也不敢近身。

大到可为国为民献身，小到见义勇为，萧军面对不公平的境况挺身而出的侠义精神，尽管在自身难保的困境里，依然“该出手时就出手”。好友骆宾基，患半身不遂，还要拖着病腿去买菜、照料身体更差、患精神分裂症的老伴，屡受同院邻居之欺。萧军闻讯怒不可遏，提上铁头藤手杖。招呼儿子和女婿，赶去示威。他一头白发，威风凛凛像半截铁塔立在门前，一下子把素来凶悍的对方给“镇”住了。他对着那家人的大门较劲，铁头手杖把门窗玻璃砸了个稀巴烂。那家人自知理亏，又不摸他的底细，一声不敢吭。有谁知，那时他还是戴罪之身。

读书击剑两无成，空把韶华误锦囊；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缘自一身狂。从这首《言志》中可以看出，萧军永远是跋涉在乡村田野里的“独行侠”，秉承了“鲁迅精神”的意志和他身上所坚持的对弱势群体救济、对自然正义的伸张、对人的朴素权利保护的侠义精神，有着许多中国人所不具备的骨质。可以说是文人中的侠士、侠士中的文人。

摘自《人民日报》